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十三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慶曆四年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答手詔所問曰臣等各蒙
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
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慙恐戰汗死罪
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
體籍願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
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籍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
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
家革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
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從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
削水旱無備稅賦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
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

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
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
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
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
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六
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
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制置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元
不協曾指揮戒勸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
主帥別白撫過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
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
懷負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辯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
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
讓之心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一



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更加修完二陝西諸州土兵內詔
願守寨者移爲邊兵三新刺保捷土兵有尪弱不堪戰陣者
減放歸農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
則勾赴邊上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保寨居住六
逐路差入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河控扼處并可伏兵之
處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
三千以備攻戰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
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河北五事一遣才臣權領
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
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於陝西抽戰隊使臣十數
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
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已而仲淹又奏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
置方可辦集又近觀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
奏見祀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
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
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可平大患
惟其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縱諸將同心協力以禦
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
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
帶招討都署職任戍戍諫官余靖言元昊遣人求和比皆出契
丹之意我之言議動息彼必皆知伏緣景德中契丹舉國師
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矢及垂輿天下安危在於刻漏止
以三十萬物與之通和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
動故爲邊鄙之憂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

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彼若不允豈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機
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竊以景德之患繫安危於頃
刻而物數如彼今日之患遠在邊鄙之外物數如此臣雖愚
賤深所恥之且元昊之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
事非其本心今雖與物更多邊亭豈敢徹備又况契丹之力
能制元昊聞其得物之數寧不生心无厭之求終難應副若
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伏乞朝廷極慮商量必令輕重得所
事有形比須索堤防元昊凡所過求不宜盡許一啓其源塞
之實難惟察利害而審計之但思和与不和皆有後患則不
必曲意從之以貽國羞 靖又言風聞楊守素等進狀乞早
回本國未聞朝廷拍揮者臣竊以和好之謀可否之報在於
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雖有商量之名必然未肯與奪今若
不發遣切恐別起怨詞計元昊外則兒從契丹內則貪我金
銀

帛然其凶狠必非實誠蓋緣出師已來未曾挫衄勢猶太盛
心亦無厭此去和與未和必是大舉兵甲戎狄之性讎覆勝
則驕慢敗遂來歸此皆常情所知也臣以爲今之計者莫若
許其歲物定數及和市之限謂言國家各守境界兩不相侵
君臣如初無復疑貳已勅邊守專待使來如此處置不必守
素等肯與不肯也臣又恐二國之好因守素而成北胡邀功
勢不可抑况梁適失詞胡人後望已久事成而謝之亦有害
事成而不報亦有害謝之之害小而不報之害大此又將來
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滿其意則我或小勝彼當自來儻逗
留行人待其詞伏雖得要約未可信也其尹與楊守素等伏
乞早賜發遣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
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辭
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

西最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麤暴所能專任章
凡四上其一曰臣竊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刑賞二柄而已
聖人不妄賞人亦不妄罰人若夫同罪異罰者明主之所不
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勘劉滄爭修水洛城事而洙
罷路分青領州任非唯賞罰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請別白
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雖傷於猝暴不合勘滄等又
緣是朝旨不令修城兼恐抑挫帥臣之威遂移尹洙別路狄
青當此路蓋朝廷愛惜帥臣之本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便
忘却舊來商量同罪異罰之外狄青更蒙升用其不可者六
焉臣以為當今天下之官最難其才者唯是陝西四路帥府
於四路之中當賊衝而民戶殘破軍中氣索涇原最其當擇
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涇原軍民之政今付狄青剛悍之夫不
可者一也朝廷自來以武人麤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

六明五

八十五之三

四

文臣鎮撫專其進止今狄青不思舊來制御之意不可者二
也初緣狄青出自行間名為拳勇從來逢大敵未立奇功朝
廷獎用太過羣心未服今專使統一路兵馬必无兼才馱伏
其下且以尹洙之才与相佐尚猶如此獨任剛狷之人衆所
未服必致敗事不可者三也本來選用狄青謂其剛果堪為
關將今兼知渭州且夫知將以城守為能關將以野戰為勇
各有以撫軍民今來狄青出戰則須別得守城守城則當求
知豈此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昨者狄青尹洙同勘
勘劉滄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慶州洙當降罷而青得進
用乃是朝廷專罪尹洙且狄青麤率武人豈得全无血氣加
送滄等未必盡由尹洙歸罪於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
暴貴之人不能无驕狄青拔自行伍位至將帥麤豪之氣固
顯露只如昨來朝廷所差醫官身帶京職青以一怒之忿便

行鞭朴如此恣意豈是尹洙所使朝廷歸罪於人亦須察訪其實不可六也且慶州極邊帥府非是養病之地伏乞朝廷別選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進止一路兵馬專委狄青關將之事其孫沔儻或不病則當發遣赴任渭州如實有病即召歸京師診理所以示朝廷憂邊謹罰之意 又言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 朝旨者臣竊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間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為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遏則為關中之憂關中震盪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已來長以涇原為統帥之府前歲葛懷敏喪敗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字緝尚先遣中使諭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委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略又差張元知渭州狄青同為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

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元領州寄青為關將即是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詔琦仲淹赴關又令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為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元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况往彼宣撫則固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實以為不然伏自懷敏覆沒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劫掠之餘雖或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字實議和未定而早解怠抽減帥將軍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戶界中修一城寨尚有劫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

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
倉猝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偏見之情
以相唱和故換孫洸在青之上欲令庶事在所商量今來只
因孫洸稱病遂以涇原一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
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
也況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專兵柄不知是何
賞罰且緣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為性率暴
鄙吝偏裨不伏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
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伏而敗國家之事雖傳聞仲
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涇州駐劄以制大節頃別得渭州
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勢又况龍籍守延猶與王信等
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任最難一路無乃籍等羞與為伍以
懷怨望乎朝廷乏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
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
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 又言臣累具奏陳為狄青
兼知渭州不當未蒙朝旨聽從者此蓋兩府大臣不顧社稷
利害唯要遂非行事伏緣西賊僭叛已來涇原屢遭侵擾任
福敗於好水葛懷敏於定川關中震驚君臣肝食臣謂朝廷
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疆為謀未周聞諫不聽豈非不顧
社稷利害乎涇原利害岳指可計且范仲淹前歲被差之日
必得韓琦然後同行今日預政之謀未為憂國同此議者亦
當審細臣料大臣強為其說其詞有二其一為當今文臣無
可差其二謂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掣肘不若專委武臣
責其成功此皆護短之說本非通論當今天下之大義冠委
佩出入朝廷列侍從者駕肩疊跡及求一邊郡知州則不
能得之此執政者進賢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縱無奇才

比於專委一夫不猶愈乎况好水之敗韓琦等為招討使定川之敗王公為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尚猶不免喪師豈可狄青獨能了乎又武臣在邊文臣掣肘之議本為不近人情且琦仲淹等領兵之日自謂安邊之謀臣及其歸朝遂生掣肘之謬論若如此說則龐籍文彥博孫沔盡可罷去矣竊觀狄青所為若其決醫官擒劉滄皆驕滿之至豈能獨統其衆乎且水洛垂成而急捕劉滄致刼略傷殺之患取笑夷狄將帥之才於此見矣况朝廷特差魚周詢等前去體量得有過又蒙進用朝廷之令於何取信勿謂楊守素等來此講和便言邊鄙不足憂者今春張延壽去後兵臨秦州平川熟戶一千餘帳掃地皆盡城中震恐邊臣不以實聞此則目前之禍不必引古為證伏乞早賜選差忠勤才略之臣以知州如臣言無可采則乞還舊官臣之分批謂已行之命難為改易則

六

八十五之三

七

朝廷今後一切特行何用諫諍又與同列言臣等各三上劄子論列狄青等差遣不當事今聞大臣堅執不肯改更臣等近共論岑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纒罷皇城司未當再任陛下要命令必行立改差命其狄青本因有過當行責降朝廷惜邊將事體只合依舊任使大臣不能選擇能臣就委狄青州任明是差失臣等累有奏陳利害甚顯大臣一向遂非不肯改更初議緣今日天下之勢最可憂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陝西陝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涇原自西事已來賊人不過一兩次犯延州等路惟涇原自高繼嵩王規累度禦捍得退外又有好水定川之敗則賊之意豈湏更忘此一路蓋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禦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人假如賊人圍守鎮戍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

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却從間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臣竊聞大臣之議但欲精選通判前日尹洙以館職知州關中之人以氣勢尚輕預憂緩急有事不能制伏士卒况可只委一通判小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是渭州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也陛下欲命令必行雖左右之人已授差遣立有改更大臣觀邊上事勢如此不甚憂念一向遂非強有論執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見難改也伏乞陛下以安危之意直諭大臣令選才望素著之人委以涇原帥府若不如是則置必恐後悔難追尋有詔徙青權并代部署後癸卯十七日遂除王系涇原帥蓋因靖等願更言之也丁未開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

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抄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垂用兵已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安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取於內廷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

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而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費事民益怨矣又二年已來減省後宮請給皆言內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初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庭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囊為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為神異即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祥之兆尤宜

八一五之三

九

戒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時盛夏暑晴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去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據江氏志叅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擄將帥如盟信可保河至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

上探得契丹遣使三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可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彀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諸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來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徐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河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

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貶邊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廢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託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蘇轍龍川別志云此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

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一因之矯矯
過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川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
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各解化而去後以參知政事言撫陝西
申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
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向為丞去朝廷文
正言欲經制西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
正為之愕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慨然相
得由此故也後主不知比皆各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乃信之接
職所志未也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申淹
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議議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申淹及
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因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綠袁甲寅
簡之言申淹乃覺也魏泰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
願歸咎于眇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

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行志云是歲京師旱飛

蝗蔽天戊午兩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

吳討呆兒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詐恐為河東之患遂遣

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此陛下憂勞愛民之深也仲淹聞命

夙夜在心即乞於京師及陝西發兵馬調錢帛為備禦之策

七十四

八十五之三

十一

此仲淹忠勤體國之至也然以臣愚慮或恐過之何者臣前
歲奉使契丹頗見情狀又自去歲至今日見河北河東探報
契丹與呆兒族相持事宜參驗得實契丹必不寇河東決矣
彼既不來是不宜枉有調發空成勞費雖不入寇然張虛聲
以困我未必無心今若勞費不悛則正落賊計亦為其窺見
淺深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論今歲必未為患若他時則非臣
所知也唯雖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東為掎角之地
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東照管未宜調發
若將來河東却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悞國大計之罪乞
加臣身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為備杜衍謂契丹必
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
父行事衍衍不以為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
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

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
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
威 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 太
宗皇帝因親征之 虜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 眞宗
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
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
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
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
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者謂之引
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皆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
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
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一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
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每奏敵中事宜則曰探候之人

妄欲希賞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勃慢則尚曰夷狄之人
無禮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佯為包容其實偷
安不為國家任責畫長久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
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有勝筭又
至慶曆二年契丹觀豐而動媢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為計
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敢然者何國家向
來輕敵妄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為患卒未寧
息西伐則北助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豐通和則坐享
重幣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禽縱自在去住
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
而長守歡盟渝盟援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
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
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

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
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
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
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虜也前既輕
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虜連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
之勢遂為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
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詎可約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
策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祁保瀛
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安寧乾寧永寧七軍
北平一寨揔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使得
深入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乃
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
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

六百
八十五之三
十三
一全

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三萬鎮二
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信安保安寧永寧北
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二萬分頓諸道巡檢游擊
兵今無事時河朔已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
至用兵時約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
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當時守城不敢出寇兵
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將帥守十九城
分領三十萬眾左右出入縱橫救應謀逗誘衝陷掩籠皆雖
至愚未信虜騎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
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
雖用三十萬然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縱失則橫援豈
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畜兵只以本郡鄉軍堅守
不使出戰二曰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

來都不選擇賦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爲之又移替不定
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驅遣目前常事其經
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
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
爲患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輝在河朔尤爲要害內定保雄霸
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
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莫祁五州保定乾寧永寧
三軍北平一寨亦乞差選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効著聞
優與就遷秩祿及厚加錫賜使樂於邊計無所怨苦則悉心
營職自能久處或廉勤可尚而才力不足者罷之與內地合
入差遣若故爲乖慢因循欲離邊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至
不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其身孰能不勉三
日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選人久任外其餘大小文武官

六

元 八十五之三

十四

并十七州軍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
轄路分擘舉充或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
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
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相萬也四曰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
患者民賦有限軍食多闕必須廣爲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
有凶歉謀之不獲寇至益戍常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所不
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也河北自石晉燕荆之
險無固守是以畜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踵之頗久至景德
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雖與復和而
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饟已非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
使久而不匱臣輒得養兵二條其一條據守邊兵合留外駐
泊屯駐就糧諸軍分屯於河南鄆齊濮等州以教以養况其
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刃之不旬月

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誅斂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教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實屯近邊兵馬每歲三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之困之民二者可擇一焉或兼而用之亦善不然恐無事時河朔已殫竭一日用武民之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外寇哉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况夷狄乎頃朝廷未與匈奴講和虜騎每入寇惟懼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常南北兵各為一軍凡對陣虜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懲此固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為勝也今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為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自入河北純募土人為禁兵料錢不過五百文每一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又教之

六

元 八十五之三

十五

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財匱不宜益兵則請於別路罷招以此益彼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視中國用人亦如己國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而无敢當者北虜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重於北虜謂南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虜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虜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夷狄而親王素

有威望為劔奴所畏者又以淪謝且不復聞皇親可以為朝廷
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
誠宜為夷狄之窺測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道
理曉人事者數人為王畿千里內州郡宗室出外不達民政
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以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
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無所乖俟歷
一兩郡決知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擇其次者
數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亦恐未練軍政職事不舉其都監
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職乃選良守臣伺
察而審處之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遣者為畿縣都監監
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亦選良令長以諫正之並限
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賞罰以勸沮之其有勤儉好學接
僚屬有禮曉習文法能理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獎諭或

二十五之三

十六

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惡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罰俸或贖
金或降官甚者逐黜於官宅俾之少自過二三年復遣補外凡
三有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選試之善者
必賞不善者必罰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
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為難矣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
夷此有國者之急務也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興王者今日
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至於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
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蔭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
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
妄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
投抑壓僅同豢養縱其癡騃殊不教訓雖有說書官又實虛
設是盡欲愚之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
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无不孜孜教誘使之成器蓋

望立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落又有負檐之天
微乎微者也日求升斗之粟以活妻兒尚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
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國家富有天下
基業全盛實 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爲
歷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未知教道任爲過惡俾外
夷輕笑是陛下損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又復思陛下任
李用和爲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者
是任親也用和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親信則宗
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哉陛下不過謂宗室
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惟朝
會時群行旅進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有宗室但出
都城四門之外不窺室之有噓天下乎又况四夷乎自古
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帝萬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

弱之甚未有如 本朝者也宜乎爲識者之所憂而北虜之
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蕭肅孝穆北大王蕭肅孝惠魯王湯隱
楚王夷離畢是其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
國人未必實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
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有其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
使聲名漸著聞北虜北虜亦必謂 南朝有人根本牢矣欲
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者亦以有虛聲懾者兵
家尤重先聲而後實况臣之所說必使聲實相副願陛下
之無疑其禦策一曰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留戍本州
軍寇至則盡爲逐路部署司抽起緣邊關食又却以南兵屯
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孰其彼中人情復
請虜兵次第亦籍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伏習州將命令所
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入內地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

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怯弱所累則禦必不
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凡聞以南兵替入內地虜
人大喜故來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盜復尋景德初事盡
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為官軍必敗幸而虜騎中止
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虜若入寇緣邊土兵
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少即以南兵
益之有餘則方許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裏州軍土
兵刈聚而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兵三十萬出戰
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
更不出戰其各路部署司可
於十七城聚而為大陣兵矣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虜
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
南兵之怯亦頗增氣局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虜騎乘而南
則表裏震恐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
哉二曰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
六百二十五

八十五之三

十一

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大
抵虜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
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各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
為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道不
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窮冬冰堅旱
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
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
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
十里無塘水之阻虜可以平入虜且守盟不動則無先發但
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
以轉禍為福而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
信西而來虜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
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廣信安肅

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擊手之之聲而與戰虜必分兵復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

入符家寨口則咫尺燕薊矣滄州至此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

重雄霸之關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

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兩下兵入莫之

為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縈而不能

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

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騎過山後虜兵入界則整若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

易為難以兵守居庸關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北四關口皆險隘各以三

千兵守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

地拔數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

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來新開父牛鐵脚猪窠二口

文十四十五 八十五 十九

當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險峻不容車馬虜人與金山為

有兩則壞常值修壘然雖不加防守尚無所害或於口側少

後通險峻非行兵之道伏兵車縱虜入寇發伏可以盡殺之假陛下謹重未欲舉復

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屯重兵於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

出無路進退不遂我於是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

敗保無深入之患虜既屈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三

日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分為匈奴所制

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往往感憤形於讙

哭臣前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多勸臣曰萬一入

寇我沿邊土人甚有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為官軍前驅

惟其所向而破賊願朝廷復取燕薊之地為華人死亦幸矣

臣切壯之慰謝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邊豪之

請雖然臣未嘗忘懷思為異日之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頗

多將來虜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令自率鄉人各成一隊或為嚮道或為內應或破陳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功則厚其賞臣亦不患其譎而反為吾害也四曰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羗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是比虜強盛十倍羗人異日渝盟悉衆南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動亦有所憚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今契丹自盡服諸蕃如元昊回鶻高麗等其渤海蔚赫鐵勒黑水靺鞨室卓達靺鞨奚等弱者盡有二強者止納其貢賦獨高麗不伏自謂夷狄之後三韓舊曰邦詩書禮義之風不減中國契丹用兵力制高麗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常勞其制禦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

化中其國主王治以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款 太宗不從但婉順回答又於咸平中其國主王誦遣戶部郎中李宣古來使 真宗亦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七年其國主王詢遣工部郎中丹銜古濟表來使表稱今斷絕契丹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及 皇帝尊號 真宗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 朝廷差柳植館接其事甚適前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每表必稱不願附契丹而願附朝廷朝廷終不允納雖然觀高麗款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飢者望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略遣人翹發則其來必矣來即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予差厚於前使回其心優為詔命之辭以悅其意他時契丹復欲犯順以逞兇志我遣人使高麗激之且約曰契丹往年無故取高麗三韓之地又景德間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甚苦之我 先帝重惜民命不

欲數與之鬪故歲遺亦厚于茲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馳肆毒犯我邊境我軍民共怒皆願死戰我不敢違衆行師有日高麗其舉兵相應表重夾擊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秋毫不取但止復晉所割故地耳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欲取過重向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之聞今之說則欣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納高麗則契丹可爲讐豈端或以爲不便巨蒼曰前歲之際豈納高麗與鮮邪夷狄之性變詐多端苟欲背盟何說不可豈宜動自拘礙不敢有爲直竢禍來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謀謨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使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原自古受萬國貢獻矧高麗素志稟朝廷正朔但中間廢隔今却復修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亦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巨又思若契丹寡弱不

足爲虐或能謹守盟誓言無馮陵中國之志則何用遠納高麗之款而近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爲敵國又常有馮陵之心况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謂朝廷僞增金帛後圖釋憾不久又將先發以制我焉發而謀之謀不及矣經營措置今乃其時巨又嘗聞契丹議曰我與元昊高麗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密諸州又曰高麗隔海恐不能久據此數州但縱兵大掠山東官私財物而去我則取河東三十六州軍以河爲界巨聞此久矣萬一果如此說巨謂朝廷亦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中國因循日過一日巨不知終久如何夫高麗累表乞貢奉朝廷終不許遂決志事契丹所以爲契丹用也契丹所教無不從朝廷若能許高麗進貢正遂其志則必反爲我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巨孰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憚之天聖三年契丹

常伐高麗是年朝廷遣李維奉使高麗殺契丹兵二十萬匹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埃契丹動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為後患卒未敢盡衆而南只此已為中國大利也亦願陛下行之無疑五日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以前不甚迹熟蓋溪澗峻狹林木壅遏故虜騎罕由斯路而入雖有來者亦不免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往來通快可以行師臣亦嘗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計恐天兵渡河直抵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也臣料往年公邊亦曾探報聞于朝廷今若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我以重兵禦其鋒復有西山別衆橫行背擊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此兵家切務不可不知

六

八一五之三

廿二

三

當得廉幹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禦捍必有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六曰祁深舊非要郡宿兵至少城壘迫而庫陋不甚完昔竊聞契丹今後入寇知我重兵屯鎮定不肯直南才過保州便取東路由祁深趨冀貝寇澶魏矣冀貝澶魏城大而堅惟祁深二壘當廣而高之以防攻迫蓋書不得創修城池若因而廣之則無疑又曰虜既憚鎮定而忽深祁必謂二城兵分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相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繫於臨時非可預慮然知兵者所當留意七曰唐漢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代州定襄等路蓋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能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中國無險可守故虜騎直出燕南不復尋定襄等路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從別路以來或雖可

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可不大為之防
或剗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一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
牽制此頃預為經度素有限備則臨時可以禦捍應卒不至
倉皇使河朔表裏相應拒寇使不能逞其欲茲實防邊之務
也凡此守禦十二策摠十二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奏使契丹日
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採參較得
之甚詳及於虜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覈求載籍質以時
務用是良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曾臆罔聖聰
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
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徒事譏病而
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明君遭患
難則退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姜里純任教化而終
滅獨夫勾踐會稽勵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
六、

卷之三

廿二

辛

辱主辱則臣死故陳主荅書勃矣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
扈難制而裴度誓不兩生終之隋滅江南而裴度平淮西有
以見古之君臣所為各得其道則未有不建功立業聲流萬
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凶醜敢爾
陛下有文王勾踐雪耻復讎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
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
何可得也臣竊計北虜勢方強盛可以入寇而輒肯議和者
有謀也謀後舉事以為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
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燭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強既
如此中國之弱又如此尚不急求救之之術是欲秦之魚爛
梁之自亡邪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但恨未得死所少紓國
難惟願解臣密職典河朔一要郡得以拙勤經營邊事雖未
敢必謂無虞然自謂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

財幸 是月諫官余靖等伏觀陛下以災變屢屢見飛蝗為孽
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災
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
異則避正殿徹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及政治之理以
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
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夷狄驕暴凌脅中國盜賊縱
橫驚劫州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科配頻繁公私匱竭內外
之官務為辦事而少矜恤之人天下之民急其供億而有流
離之苦治道至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
屢至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
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
危為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
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
六十一

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
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
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 陛
下寬容少斷而不能規群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
並信而不能辨四夷交結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
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
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
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
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察之由赫然督責其
若督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
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
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
遠加寬宥遂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

副聖選 又言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曾不得報憂媿益深不知所措竊以天下之勢外有寇戎結連侵脅之憂內有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歛暴興生民膏血陪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勞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二三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舊弊之術後二三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為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數頻中外恐懼臣等上方陛下選擇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譏責滿身尚何顏面出入朝中臣等罪咎實深伏乞朝廷必加寬宥遂以謝天下又言臣等竊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血災之中非次選擇當

六

八十五之二

十五

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自期必有辦臣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尚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各與臣等外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效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治功 知制誥張方平言臣微聞外言北虜不守封略築城鄙上邊吏謀知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與虜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利盡則交踈理之常者顧但紆緩歲月北方諸戎羈從於虜者如奚高麗達靼常內懷不服特強役屬之爾去冬虜以衆臨河西自以為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羞諸戎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有違於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結朝廷豈願交兵四夷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奮勸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筭河朔之

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占三分之一得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擊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虜矣且虜又與中原通甘心豢弭其貴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鬪於其本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遠略幽薊可圖也尚能為中原之患哉陛下誠震其威靈廟堂審其計議內文武多致其力使虜一舉而不得志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戎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老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閑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幾無倉卒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與

士宰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廐牧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此皆朝廷塵熟之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敢自隱惟宸鑒裁擇

塘水占北疆三分之二此據方平別疏改定

秋七月癸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羣臣母得上表請加尊號先是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之妻曰共姜詩稱莊姜宣姜皆以謚從夫也然則古無先夫作謚之文自漢晉隋唐而降歷舉后謚多冠以帝號不然則參同一字惟 聖朝循替作謚之典追合從夫之義 祖宗之后共此 成法若 僖祖謚有文獻后曰文懿 順祖謚有惠元后曰惠明 翼祖謚有簡恭后曰簡穆 宣祖謚有昭武后曰昭獻 太祖謚有大孝后曰孝明 孝惠 孝章 太宗謚有聖德后曰懿德昭德元德淑德 先帝在御特謚

二后曰莊懷穆及上 眞宗文明定章聖元孝之謚而郭
后升配即當協參徽號而追正之時無建請其復典章公也夫
奉慈尊名繼循前失况莊穆神主合祔本室名無所屬理固
未安宜列繫於丕稱式增隆於大行兼詳乾德禮例改謚

明獻皇后故事伏請改上 眞宗皇后謚比口為章下兩制學
士太常禮院議而翰林學士丁度等言公綽所引前代皇后
皆從帝謚然漢之帝謚主於一字與本朝名號不同 眞宗
五后祔廟日久神道貴靜難從改謚之禮既而公綽復言

眞宗五后尊謚終未合典法宜於郊禮前遣官先上寶冊庶
循 先朝加上 六后尊謚故事丙子有詔恭依禮院言乾
德中改上 昭憲皇后謚中書門下特請改題是時禮官以
為不可及祥符中增上 六至帝謚天聖初又增上 眞宗
武定之謚止告廟更不改題實為得禮遂如故事 上始用

六十四

八十五之三

廿七

至

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

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實錄云燕王

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為自三代以來皆建宗祧用自承

助請次第封拜之按議者即富弼河北守禦十二策之一也

今正言之癸未契用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

略曰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耶律祥等問罪而元昊頑

獯不悛載念前約深以為媿今議將兵臨賊或元昊乞稱臣

幸無亟許其實納契丹降人契丹討之託中國為名也 參

知政事范仲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在邀功勢將構難還

答之際尤宜慎重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

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

報此一難也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

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

辭以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縱朝廷豈可言

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一元昊與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界曾有相傷况止是三三白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遽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所訴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

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捍禦之謀以待二虜不必求二虜直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又言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各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伐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言見虜主親言頃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比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各體順與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志則享厚利如元昊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

是契州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來禮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州大兵豈有虛舉而善退願朝廷孰慮此事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過其邀功求報之心縱皆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各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也先是仲淹言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昨日宰臣等拜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且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陛下今既畏

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渥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吏官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諛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心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敝止而興臣請

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繫邑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升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辯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任采其虛聲豈能遍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爾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事情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日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

六

八十五之三

廿

也况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人負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輔臣一人負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數自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

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一天下茶鹽
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饒禁其源人多
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喪私販者
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
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
則增息非多而固護其弊未能革者俟陛下睿斷爾臣請
天下茶鹽之法盡徹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
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仲淹四事因監
司擇守令附見

其三請大臣兼領刑法司農八月辛卯可考茶鹽
通商訖未施行三年六月甲辰已有詔議茶鹽利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四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割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糾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子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五月八十一

一

然卒不果行

八月庚寅朔

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先

是輔臣奏事垂拱殿 帝面諭之曰虜主受禮雲州遂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臣誤荷獎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上煩聖慮聞命蹙蹙馬不遑蹙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略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東空乏必不肯擊虛乏而敬馬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以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怨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弊因此有隙屢出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

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
理七也契丹借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
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
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
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
日之禍獨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
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
欲且今田况往彼接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
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一二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御寇
乃是張備豫之虛聲適足以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
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力西
鄙未遑比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救兵緩禍而望
雪耻於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

卷二十一

十一

二

保

至於身羞國耻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不自
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此謂田况往河北在弼宣撫後
議定遣况而弼又乞自行也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
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折
所領卒為三部使接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
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下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
得意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祕書丞新昌石待舉獻計
於都轉運使張昞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
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揆敏方任邊事尤不
悅巡檢司雲翼卒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
心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
射弓賭酒而眾辱之貴憑酒慢罵曰徒能以城削兵糧為已
功因激其眾是日給軍衣眾遂劫持刀兵入衙門待舉挈家

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
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拒亂兵既而轉鬪不敵
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
藏鹿角中為亂卒所害衆怨待舉其揭其首衆射之又疑走
馬承受劉宗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緣邊巡檢都監王
守一為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草貴據城以叛禮賓副使兼
閣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
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
命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
孫抃張方平歐陽脩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
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聽召臣等宣示契丹書并朝廷答書臣
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
不順朝廷之故遂成釁與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却歸朝廷

文

八十五

三

乞拒而不納今答書便云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比鄰之
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疆虜如聞契丹見
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戎境有以為名夫
患之遲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
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
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
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隣國之
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勸甥舅事大之禮違
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拉皇言封冊便可
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
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
無斗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
下裁澤先是育獨奏疏言契丹被朝廷恩腴為日已久不可納一

叛者失繼世兄弟之懼令二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便乘
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賊吳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未得
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先有煙塵之警焉此不可不察也
為今之策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
歸我我所疑也若無它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汝歸歟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固拒當為加
伐如此則二虜不能歸尤朝廷及聚議方平實當筆且不能
易育初議焉戊戌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
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伏聞契丹使
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
之且胡人當無事之時尚乃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無厭
之求況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胡人之意不出
數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之資糧欲假邊粟三

曰軍興費廣先借數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
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胡人昔約
妻起事端不當但務偷安每事輕許我守盟誓拒之有詞若
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奪伏緣景德之誓其約休兵只如元
昊負恩擾我邊鄙本朝調發解數年于茲未嘗假胡人之
兵議誅討今若夾山部落亡入我境則當極力同共驅除境
外之師無名可出則借兵之謀不可許也若以資糧為詞亦
當堅拒伏緣國家封疆至廣軍馬至多內有朝廷百官之奉
外有賓客四方之事賦入有常度但緣愛惜生靈不忍爭戰
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資兄弟之國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
固無餘羨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云先
借歲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
向前固且謹守誠信以敦萬世之約况近歲新添金幣割剝

已深山澤之利歲計猶有不足桑蠶所產民力固亦無餘比
要國安寧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過求若更有大
事如何應副侵凌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戎狄之末
無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預借歲物不可許也若云元
昊懷貳與賊通謀同明受之國所且共嫉惟此一事最難處置
從之則權在夷狄不從則強兵在境酌今之勢不能不從伏
緣北胡本參和議也既有隙勢難兩交若謂元昊已有好意
不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踈耶律則胡人移兵於我矣臣愚
以謂元昊之論未定猶可緩之以順胡人之請其餘不可從
也臣伏讀唐史竊見迴鶻於唐朝有收復兩京之功每歲止
賜絹三萬疋今來契丹歲取我物五十萬其害深矣伏乞朝
廷密敕邊臣嚴設武備儻或胡人過分求索不宜輕許以重
取國辱廟堂之上固有謀猷諫諍之官惟憂闕失望朝廷裁

八五之四

五

之又言伏覩耶律元衡已朝見訖中外臣寮恒聞報西征事
又知河東邊奏敵多急並無不憂懼雖北邊事一旦云征夾山
部後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
者臣竊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乘
豐肆其馮憑凌今者使來必北之故切緣元昊累曾稱蕃一旦
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
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虜主親與
臣言梁適去時云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
知元昊長伏之意又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
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使乃隱諱
云無止言既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屢問館伴張錫錫終不
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如
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夫

也臣曾具奏陳疑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適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准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然臣愚慮兵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地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為矛盾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為外虐堅絕其約使北胡不能返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各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又招之大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歎成

六

八五之四

六

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沉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遽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虜因弋獵之執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趨死傷之禍况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為軫軫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蕭借迴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之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豐隙違忤北朝今之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且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羗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覆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

其叛而伐之 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禽獸固當聞此而悛心矣惟重弊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甲後幽州亦遭掠奪財物迫奪婦人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常觀北胡氣凌中國拞拾事緒以起豐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後已不可不早備也惟陛下圖之 朝廷以靖言為然於是遣靖口謝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躡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 本朝誓効順之故則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場守素將並夏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却也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運按察使 上面諭脩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 上曰事

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脩不許此據傳乃晏殊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知制誥仍知諫院秘書丞館閣校勘知諫院蔡襄為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是日襄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惡要朝廷招安臣與臣脩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聞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於四方明朝廷有長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為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豐端不可便於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國為戎狄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悚動安慮其窺乎况事機不可失惟

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午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東平郡王德文為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寧江節度使汝南郡王允讓同平章事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遷官於是遞進一等凡遷者三百二十一人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并降敕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選人齎敕入城若遂開門即一切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况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逵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

六十一

入十五

八

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一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阮殺之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運使歐陽脩相遇於內黃夜半弼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朱史附傳或以富弼為夏諱今從蘇轍所作歐陽修傳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摘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倚撫州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活不為改乃加繩治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

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倍於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倚撻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惟此患無所訴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潔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編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為國歎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案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員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切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此幸屬郊禋盛禮大需慶澤欲乞於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躉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不校必實於

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資終身之累其諸勳茶鹽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敕約束諸路案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曰臺官意謂案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久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案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案選之人亦各負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鞫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

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
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
事况案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
子彼案察使下當忿怒上迂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
張而已今案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使加輕
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案察可以利民委任
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老諸路案察今
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
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
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案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
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
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富弼言
元 一 五 之 四

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
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揚守素到闕日乞与婉順商議亦以必
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别有詰難
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
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
絕和約或大段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
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
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
乞深加詳擇范仲淹言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
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
困乏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
太宗身經百戰大戰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
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

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眾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驕恡不足與爭但名躰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富民強兵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三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膏肝之憂十月記丑九月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昞之落職知虢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敏嘗領兵至

大元

八十一

十一

保州特免罰初昞之間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親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又以兵自衛昞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邪因叱去衛者故懷敏深恨昞之嘗密奏殺昞之則賊降矣會富弼力為昞之辨上意解猶坐前事落職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呂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

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且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

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

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此據夷簡新撰碑中筆法類

呂氏家塾記云皇祐初王沂公家始乞御篆碑額仁宗同

口白制二碑各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清公曰懷

忠碑各三字王子融乞上為沂公新書碑額上曰呂夷簡

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以寶寺為

懷忠書福院又改馬亭鄉為懷忠春明退朝錄云懷忠踵沂

公而賜謚也實錄云賜懷忠之碑四十字亦謚今不取

庚午刑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為工部尚書知類

州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

折之及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脩許孫甫蔡襄遂

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

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殊坐是絀然殊

以章虧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

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謂非殊之罪云蘇轍龍川別志

大工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

上曰晏殊也三日此人名在圖識胡為用之上歸開議得

成敗之語共記章懿誌文事欲重點之宋祁為李士富草麻

詞里之乃降二官知類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

利以亡罪之殊免深譴祁力也按元嚴以此年正月十二日

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秋未况半歲有

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然諸

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王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

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

物色其湏科折者並奏聽裁即雖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

民不便者以聞從之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躡量安撫

王絲為侍御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初遣絲

安撫湖南尋又遣徐的諫官歐陽脩言臣嘗患朝廷慮事不

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悞昨湖南蠻賊初

動自昇州差劉沅知潭州按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沅未

到湖南又差楊敞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敞未到又差周陵

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初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瓘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瓘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今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真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劉沅自守方面不可動揚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瓘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觀瓘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士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士丁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瓘處事可見矣若瓘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瓘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其自以身是臺官出宣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切慮的等不能制瓘又州

六百

八十三

十三

文

縣畏瓘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臣尚恐大臣有主張瓘者遂非偏執曲蔽於瓘不欲中道召還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等專了蠻事只公瓘至一路州軍徧行安慰訖即速還庶無甚敗奏入不報而瓘在湖南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丁丑元昊復遣丁守素尹沆則并每批等來議事癸未前鎮戎軍巡檢右班殿直閻明祗候李良臣為內殿承制閻門祗候鄆州都監更名泰定川之敗良臣為賊俘致契丹朝廷始以良臣死事嘗贈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後聞良臣尚在諫官田請且存恤其家因封其母妻而封其二丁至是脫身來歸上特貸而用之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為俘實有罪今遽增官復故職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為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曲屬國

古之取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不聽 甲申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百至十數輒納 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 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上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昌朝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資以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傳求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 上面獎之求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爾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求吉之讓且賢執中因問求吉曰執中在青州已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州之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 上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且

八十五之四

十四

于

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 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地言其帥頗如朝廷約束襄余靖便比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切謂宜速行封冊今契丹塞兵西鄉在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度其勢必不暇它議苟有所竣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志益驕或於齊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如速之利也或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乘間生端則固不在我况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為患也揣度事機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 始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來即遣余靖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冊不致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奏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為虜中微詞不敢與元昊地言其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

變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
臣言如行封冊不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
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
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
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
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
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目前固亦觀望加以
契丹意在讎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
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
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况
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
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
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

四十五

十五

已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
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堅
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
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為及楊守素等未出邊境先降勅命
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
關二虜之策也唯早圖之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五

慶曆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
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
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來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
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
居乞畫中央為界於界內聽築城保朝廷歲賜絹十二萬疋
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疋
茶五千斤賀正貝獻賜銀五千兩絹五千疋茶五千斤中
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疋及賜臣生日禮物
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疋雜帛二千疋乞如常數無致改
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
誓詔蓋欲世世傳承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
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

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
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
俯閱來誓言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甲午詔河北
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初三嘏惡
其妻淫亂遁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
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 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
若自違誓約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遁
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
還三嘏秘書丞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諫蔡襄以老乞鄉郡
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
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范仲
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
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二千餘戶散處黃河東涯自來所脩

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別無城寨防守使邊戶至今不敢復業地土既荒故糧草湧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姓又苦饋運之役今重屯不解久則自難供億此實西賊困中原之策謂如靈武必須棄之今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况折氏疆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向去招輯蕃漢人戶從而安居強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却減屯漢兵茲誠守禦之長計也仲淹因奏張元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元元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効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案堡寨處多北漢名將楊業所度者

益知元有遠略云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譏諍益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也契丹夾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戶歸元昊契丹王真還元昊留不遣契丹王遂親將至境上各據山巖兵相待元昊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乃罷契丹夜以兵招元昊元昊有備反以兵拒之大敗契丹主入南樞密蕭孝友寨禽鶻突姑駙馬契丹主從數十騎走元昊縱其尋復與契丹解仇如故十一月戊午朔司元言日當食不食判國子監余靖言臣伏見先降敕命并真舉條制國子監生徒聽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府軍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貴人並以入學子聽習三百日舊得解人百口已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勅命曾到省舉人與免聽讀內新人顯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今非畫一

難以久行竊以國家興建學校所以獎育俊秀而訓導之由是廣學士呂頌學由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所賜莊園房錢等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備如稟給則支費不充若自管以腹則貧窶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本心同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臣以為廣學當全所以待有志之士夫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國家有厲賢之風寒士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將來取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立州學處亦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不失其所乃詔罷天下學生負聽讀日限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勤儉工部員外郎丘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

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祕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丘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謙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復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間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謙又服慙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

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王德用行狀云或

極遣帝法周公孔子福為故蓋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

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致一醉節

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

何也 上海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譏者益深而益柔亦仲

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

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竟得象無所口否賈昌朝

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

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

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 上悟稍寬之時兩

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

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

名亦魚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吏外十月為首

當時但借此以頌社術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彭乘同修起居

注呂湊既貶修起居注缺中書擬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

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 先朝舊

人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

所望 帝益嘉之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

朋黨君明臣誓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具食厲志庶幾

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入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

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

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

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恠為美自今委中書門

下御史臺采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留不屬御史臺 田考宋祁張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涪口三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云二人姓名魏泰云發彈劾等詞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賾臣為作一客不得食覆首非傷衆宿質詩每聲欽等生責乃知史劾去又

知潞州尹洙上疏言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
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等
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
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尔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
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
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
得亦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
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
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
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
為以過斤若以過斤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襄在京師不
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
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漫容諫

五

西

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
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
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
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等未易於
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負朋黨之責矣
夫今世所謂朋黨其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
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
其人或以事見踈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管救必有對
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踈亦此一臣
也其所稱譽與管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
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
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
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詔知天禧故

事置諫官六員

此據會要

辛未太常博士錢明逸為右正言諫供

職已卯改上

莊穆皇后諡曰章穆

莊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明肅

莊懿太皇后曰章懿

莊懷皇后曰章懷

惠皇太后曰章惠前一日奉 五后諡冊于文德殿宿垂拱

殿百官自正衙從至大慶殿發冊寶授太尉出殿門時雨雪

連日 帝露立褥位俟冊寶登車衣冕沾濕良久還幄所司

導冊寶赴 三廟各於南神門外幄次以俟奏告畢皆納於

室

王拱辰行狀云

立室獻

章十餘

章惠既升

王拱辰言

曲中存

庚辰朝饗

皇靈宮是日大霽

辛巳饗太廟奉慈

廟 上迨至版位禮儀使奉降神之樂九變請即小次 帝

曰朕竭誠在祀固無所勞

奉慈章懿室顏色悽愴左右

莫不感動 壬午合祭天地于圓丘始至壇下敕太常無得

擅減樂聲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

劫處第蠲其租十一月左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宗敏緣郊

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諡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蓋自宗敏始宗

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

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育教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

啓乃邦泊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

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箚自歸 本朝騰章累請遣使

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

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閣

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

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

萬兩絹二萬疋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

一寸標用天下樂量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

主印龜鈕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闊一寸九分緣冊法

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曰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置會燕坐采殿朝廷遣使

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得至與靈焉遣使不與靈

當附初子奭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

弼深言其不便曰若虜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則天下共知事

由我出不待契丹許而後行也今若候虜使至別無難意而

後方令子奭遂行則是自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直待得契

丹許意方敢遣使封冊中國衰弱絕無振起之勢可謂痛惜

萬一虜使知我尚未封冊詞稍不順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

契丹如此則是朝廷不敢舉動坐受契丹制伏而又前後反

覆大為元昊所薄矣此事余靖奉使時契丹已許我封冊今

但自恐怯更恩變改臣實未曉也兼契丹西征大岫山前山

六

七

六乙

後非常因弊必不敢止我此行伏惟朝廷據天下之大四方

全盛若每事聽候契丹指擗方敢施為使陛下受此屈辱臣

子何安臣忝預樞輔之列實為陛下羞之亦為陛下憂之伏

乞斷自宸衷不候虜使到闕速令子奭行封冊之恩則天下

幸甚丁酉詔州縣以先帝所賜七條相誨敕太常博士王翼

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知諫院余靖言治獄而賜服外人知

必以謂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

嘗有工部郎中呂寬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

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

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

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

對有輒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環原之間屬羗有所

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素號疆梗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

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世衡時卧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虜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亡虜接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衡任邊數年積穀通食所至不煩將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羗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范仲淹復檄蔣偕築得六蟲蟻堡未定而為明珠滅臧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略使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狄青乃不敢言偕卒定其築堡致其酋長而還始明珠等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 首四百禽酋豪三十九焚帳落八十

獲生馬三十所俘也 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發飲食而偕笑談自若富弼言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關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弃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况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則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渡河而北遍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說皆有條理謂 太祖 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 真宗初時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蓋 太祖 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胡騎雖勝知我相繼開壁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忽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 真宗即位懲喪師

之衄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
出兵只許披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
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過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
之失而有長驅之患 直宗再駕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
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竊覽國史以士人之說參驗之略相合
既得 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 祖宗朝
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牾事有緩急四方不
能遵行北虜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 先朝嚴明一也
自西鄙用兵于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
沮喪望風畏怯北虜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
威武取勝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兩府大臣不敢主事
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橫議羣興或亂聖聽以此往往破壞
暫行復止是致朝政 北虜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

九

九

主張行事此執政者 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天下民人
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
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
必有觀釁而起者自憂內忘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
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濶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力
已困取於內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推糧儲稍有准
備外其餘庫藏無不虛空北虜苟動所費無涯今夫有財用所
出之計此財用不及 先朝豐足五也外有疆敵竊圖中國
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徧裨五七人
可於陣中役使北虜苟動大兵畢集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
不及 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六也軍政隨弛士卒驕墮居
常少有鈐束不過答筭已謀殺害都將相結逃背若急有調
發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勢合為孽昨保寨事起滄

州兵欲劫瀛州莫州兵欲劫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
日劫之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士卒不及先朝肅
整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悞邊防大計
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効而革今日因循之
弊并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富編上章不得其
時今附見年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之五

十一



